

石矣。廣所居郡聞有虎，嘗自射之。及居右北平射虎，虎騰傷廣，廣亦竟射殺之。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沒羽』。」

廣廉，得賞賜輒分其麾下，飲食與士共之。終廣之身，爲二千石四十餘年，家無餘財，終不言家產事。廣爲人長，援臂，〔二〕其善射亦天性也，雖其子孫他人學者，莫能及廣。廣訥口少言，與人居則晝地爲軍陳，射闊狹以飲。〔三〕專以射爲戲，竟死。〔四〕廣之將兵，乏絕之處，見水，士卒不盡飲，廣不近水，士卒不盡食，廣不嘗食。寬緩不苛，士以此愛樂爲用。其射，見敵急，非在數十步之內，度不中不發，發即應弦而倒。用此，其將兵數困辱，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。

〔一〕集解如淳曰：「臂如猿，通肩。」

〔二〕集解如淳曰：「射戲求疏密，持酒以飲不勝者。」

〔三〕正義飲普於禁反。

〔四〕索隱謂終竟廣身至死，以爲恆也。

51 50 49

居頃之，石建卒，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。元朔六年，廣復爲後將軍，從大將軍軍出定襄，擊匈奴。諸將多中首虜率，以功爲侯者，〔一〕而廣軍無功。後二歲，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，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，異道。行可數百里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，

48 47 46 45 44 43

57 56 55 54 53 52

廣軍士皆恐，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。敢獨與數十騎馳，直貫胡騎，出其左右而還，告廣曰：「胡虜易與耳。」軍士乃安。廣爲圍陳外嚮，胡急擊之，矢下如雨。漢兵死者過半，漢矢且盡。廣乃令士持滿毋發，而廣身自以大黃〔二〕射其裨將，殺數人，胡虜益解。會日暮，吏士皆無人色，而廣意氣自如，益治軍。軍中自是服其勇也。明日，復力戰，而博望侯軍亦至，匈奴軍乃解去。漢軍罷，弗能追。是時廣軍幾沒，罷歸。漢法，博望侯留遲後期，當死，贖爲庶人。廣軍功自如，無賞。

〔一〕集解如淳曰：「中猶充也。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。」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南都賦曰『黃閒機張，善弩之名』。」闕案：鄭德曰『黃肩弩，淵中黃朱之。孟康曰『太公六韜曰『陷堅敗強敵，用大黃連弩』。』章昭曰『角弩色黃而體大也』。』〔案〕案：大黃，黃閒，弩名也。故章昭曰「角弩也，色黃體大」是也。

58

初，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。景帝時，蔡積功勞至二千石。孝武帝時，至代相。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，從大將軍擊右賢王，有功中率，〔一〕封爲樂安侯。元狩二年中，代公孫弘爲丞相。蔡爲人在下中，〔二〕名聲出廣下甚遠，然廣不得爵邑，官不過九卿，而蔡爲列侯，位至三公。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。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，曰：「自漢擊匈奴而

61 60 59